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

第一回 就關書負擔訪姻親 買職吏匿金欺舅父

喂！近來的世界，可不是富貴的世界嗎？你來看那富貴的人家，住不盡的高堂大廈，愛不盡的美妾嬌妻，享不盡的膏粱文繡，快樂的笙歌達旦，趨附的車馬盈門。自世俗眼兒裡看來，倒是一宗快事。只俗語說得好，道是：「富無三代享。」這個是怎麼原故呢？自古道：「世族之家，鮮克由禮。」那纨绔子弟，驕奢淫佚，享得幾時？甚的欺瞞盜騙，暴發家財，盡有個倖出的時候。不轉眼間，華屋山丘，勢敗運衰，便如山倒，回頭一夢。百年來聞見的，卻是不少了。而今單說一位姓周的，喚做庸祐，別號棟臣。這個人說來倒是廣東一段佳話。若問這個人生在何時何代，說書的人倒忘卻了，猶記得這人本貫是浙江人氏，生平不甚唸書，問起愛國安民的事業，他卻分毫不懂。惟是弄功名、取富貴，他還是有些手段。常說道：「富貴利達，是人生緊要的去處，怎可不竭力經營？」以故他數十年來，都從這裡造工夫的。他當祖父在時，本有些家當，到廣東貿易多年，就寄籍南海那一縣。奈自從父母沒後，正是一朝權在手，財產由他揮霍，因此上不多時，就把家財弄得八九了。還虧他父兄在時，交遊的還自不少，多半又是富貴中人，都有些照應。就中一人喚做傅成，排行第二，與那姓周的本有個甥舅的情分，向在廣東關部衙門裡當一個職分，喚做庫書。論起這個庫書的名色，本來不甚光榮，惟是得任這個席位，年中進項卻很過得去。因海關從前是一個著名的優缺，年中措辦金葉進京，不下數萬兩，所以庫書就憑這一件事經手，串抬金價，隨手開銷，或暗移公款，發放收利。其餘種種瞞漏，哪有不自飽私囊的道理？故傅成就從這裡起家，年積一年，差不多已有數十萬的家當。那一日，猛聽得姐夫沒了，單留下外甥周庸祐，賭蕩花銷，終沒有個了期。看著他的父親面上，倒是周旋他一二，才不愧一場姻戚的情分。況且庫書裡橫豎要用人的，倒不如栽培自己親朋較好。想罷，便修書一封，著周庸祐到省來，可尋一個席位。

這時，周庸祐接了舅父的一封信，暗付在家裡料然沒甚麼好處，今有舅父這一條路，好歹借一帆風，再見個花天錦地的世界，也未可定。便拿定了主意，把家產變些銀子傍身，草草打疊些細軟。往日欠過親友長短的，都不敢聲張，只暗地裡起程，一路上登山涉水，望省城進發。還喜他的村鄉喚做大坑，離城不遠，不消一日，早到了羊城，但見負山含海，比屋連雲，果然好一座城池，熙來攘往，商場輻輳，端的名不虛傳！周庸祐便離舟登岸，僱了一名挑夫，肩著行李，由新基碼頭轉過南關，直望傅成的府上來。到時，只見一間大宅子，橫過三面，頭門外大書「傅離」兩個字。周庸祐便向守門的通個姓名，稱是大坑村來的周某，敢煩通傳去。那守門的聽罷，把周庸祐上下估量一番，料他攜行李到來，不是東主的親朋，定是戚友，便上前答應著，一面著挑夫卸下行李，然後通傳到裡面。

當下傅成聞報，知道是外甥到了，忙即先到廳上坐定，隨令守門的引他進來。周庸祐便隨著先進頭門，過了一度屏風，由台階直登正廳上，早見著傅成，連忙打躬請一個安，立在一旁。傅成便讓他坐下，寒暄過幾句，又把他的家事與鄉關風景問了一會，周庸祐都糊混答過了。傅成隨帶他進後堂裡，和他的姪娘及中表兄弟姊妹一一相見已畢，然後安置他到書房裡面。看他行李不甚齊備，又代他添置多少衣物。一連兩天，都是張筵把盞，姻誼相逢，好不熱鬧。

過了數天，傅成便帶他到關部行裡，把自己經手的事件，一一交托過他，當他是個管家一樣。自己卻在外面照應，就把一個席豐履厚的庫書，竟像他一人做起來了。只是關部的庫書裡，所有辦事的人員，都見周庸祐是居停的親眷，哪個不來巴結巴結？這時只識得一個周庸祐，哪裡還知得有個傅成？那周庸祐偏又有一種手段，卻善於籠絡，因此庫書裡的人員，同心協謀，年中進項，反較傅成當事時加多一倍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數年。自古道：「盛極必衰。」庫書不過一個書吏，若不是靠著侵吞魚蝕，試問年中如許進項，從哪裡得來？不提防來了一位姓張的總督，本是順天直隸的人氏，由翰林院出身，為人卻工於心計，籌款的手段，好生了得。早聽得關部裡百般舞弊，巨耐從前金價很平，關部入息甚豐，是以得任廣東關部的，都是皇親國戚，勢力大得很，若要查究，畢竟無從下手，不如舍重就輕，因此立心要把一個庫書查辦起來。

當下傅成聽得這個風聲，一驚非小，自念從前的蓄積，半付揮霍去了，所餘的都置了產業，急切間變動卻也不易。又見查辦拿人的風聲，一天緊似一天，計不如走為上著。便把名下的產業，都稱混寫過別人，換了名字，好歹規避一時。間或欠人款項的，就撥些產業作抵，好清首尾。果然二三天之內，已打點得停停喘喘。其餘家事，自然尋個平日的心腹交托去了。正待行時，猛然醒起：關部裡一個庫書，自委任周庸祐以來，每年的進項，不下二十萬金，這一個鄧氏銅山，倒要打點打點。雖有外甥在裡面照應將來，但防人心不如其面。況且自己去後，一雙眼兒看不到那裡，這般天大的財路，好容易靠得住，這樣是斷不能托他的了。只左思右想，總設一個計兒想出來。那日挨到夜分，便著人邀周庸祐到府裡商酌。

周庸祐聽得傅成相請，料然為著張總督要查辦庫書的事情了，肚子裡暗付道：此時傅成斷留不得廣東，難道帶得一個庫書回去不成？他若去時，乘這個機會，或有些好處。若是不然。哪裡看得甥舅的情面？倒要想條計兒，弄到自己的手上才是。想罷，便穿過衣履，離了關部衙門，直望傅成的宅子去。

這時，傅成的家眷早已遷避他處，只留十數使喚的人在內。周庸祐是常常來往的，已不用通傳，直進府門到密室那裡，見著傅成，先自請了一個安，然後坐下。隨說道：「愚甥正在關部庫書裡，聽得舅父相招，不知有什麼事情指示？」傅成見問，不覺歎一口氣道：「甥兒，難道舅父今兒的事情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是了，想就是為著張大人要查辦的事。只還有愚甥在這裡，料然不妨。」傅成道：「正為這一件事，某斷留不得在這裡。只各事都發付停妥，單為這一個庫書，是愚舅父身家性命所關係，雖有賢甥關照數目，只怕張大人怒責下來，怕只怕有些變動，究竟怎生發付才好？」

周庸祐聽罷，料傅成有把這個庫書轉賣的意思。暗付張總督這番舉動，不過是敲詐富戶，幫助軍精。若是傅成去了，他礙著關部大臣的情面，恐有牽涉，料然不敢動彈。且自己到了數年，已積餘數萬家資，若把來轉過別人，實在可惜。倘若是自己與他承受，一來難以開言，二來又沒有許多資本。不如催他早離省城，哪怕一個庫書不到我的手裡？就是日後張督已去，他復回來，我這時所得的，料已不少。想罷，便故作說道：「此時若待發付，恐是不及了。實在說，愚甥今天到總督衙裡打聽事情，聽得明天便要發差拿人的了，似此如何是好？」傅成聽到這裡，心裡更自驚慌，隨答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也沒得可說，某明早便要出城，搭輪船往香港去。此後庫書的事務，就煩賢甥關照關照罷了。」說罷，周庸祐都一一領諾，仍復假意安慰了一會。是夜就不回關裡去，糊混在這宅子裡，陪傅成睡了一夜。一宿無話。

越早起來，還未梳洗，便催傅成起程，立令家人準備了一頂轎子，預把簾子垂下，隨擁傅成到轎裡。自己隨後喚一頂轎子，跟著傅成，直送出城外而去。那汽船的辦房，是傅成向來認得的，就托他找一間房子，匿在那裡。再和周庸祐談了一會子，把一切事務再復叮嚀一番，然後灑淚而別。慢表周庸祐回城裡去。

且說傅成到了船上，忽聽得鐘鳴八句，汽筒響動，不多時船已離岸，鼓浪揚輪，直望香港進發。將近夕陽西下，已是到了。這時香港已屬英人管轄，兩國所定的條約，凡捉人拿犯，卻不似今日的容易。所以傅成到了這個所在，倒覺安心，便尋著親朋好住些時，只念著一個庫書，年中有許多進項，雖然是逃走出來，還不知何日才回得廣東城裡去，心上委放不下。況且自己隨行的銀子卻是不多，便立意將這個庫書，要尋人承受。

偏是事有湊巧，那一日正在酒樓上獨自酌酒，忽迎面來了一個漢子，生得氣象堂堂，衣裳楚楚，大聲喚道：「傅二哥，幾時來的？」傅成舉頭一望，見不是別人，正是商人李德觀。急急的上前相見，寒暄幾句。李德觀便問傅成到香港什麼緣故。傅成見是多年朋友，便把上項事情，一五一十的對李德觀說來。德觀道：「老兄既不幸有了這宗事故，這個張總督見錢不眨眼的，若放下這個

庫書，倚靠別人，恐不易得力。老兄試且想來。」傅成道：「現小弟交托外甥周庸祐在內裡打點。只行程忙速，設法已是不及了。據老兄看來，怎麼樣才好？」李德觀道：「足下雖然逃出，名字還在庫書裡，首尾算不得清楚。古人說：『一不做，二不休。』不如把個庫書讓過別人，得口銀子，另圖別業，較為上策。未審尊意若何？」傅成道：「是便是了，隻眼前沒承受之人，也是枉言。」德觀道：「足下既有此意，但不知要多少銀子？小弟這裡，准可將就。」傅成道：「彼此不須多說，若是老兄要的，就請賞回十二萬兩便是。」德觀道：「這沒打緊。但小弟是外行的，必須貴外甥蟬聯那裡，靠他熟手，小弟方敢領受。」傅成道：「這樣容易，小弟的外甥，更望足下栽培。待弟修書轉致便是。」德觀聽了，不勝之喜。兩人又說了些閒話，然後握手而別。

不想傅成回到寓裡，一連修了兩封書，總不見周庸祐有半句回覆，倒見得奇異。暗忖甥舅情分，哪有不妥？且又再留他在那裡當事，更自沒有不從。難道兩封書總失落了不成？一連又候了兩天，都是杳無消息。李德觀又來催了幾次，覺得沒言可答，沒奈何，只得暗地再跑回省城裡，冒死見周庸祐一面，看他怎麼緣故。

誰想周庸祐見了傅成，心裡反吃一驚，暗忖他如何有這般膽子，敢再進城裡來？便起迎讓傅成坐下，反問他回省作甚。傅成愕然道：「某自從到了香港，整整修了幾封書，賢甥這裡卻沒一個字回覆，因此回來問問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愚甥這裡卻連書信的影兒也不見一個，不知書裡還說甚事？可不是泄漏了不成？」

傅成見他如此說，便把上項事情說了一遍。周庸祐道：「這樣愚甥便當告退。」傅成聽罷大驚道：「賢甥因何說這話？想賢甥到這裡來，年中所得不少，卻不辱沒了你。今某在患難之際，正靠著這一副本錢逃走，若沒有經手人留在這裡，他人是斷不承辦的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實在說，愚甥若不看舅父面上，早往別處去，恐年中進項，較這裡還多呢。」傅成聽到這語，像一盤冷水從頭頂澆下來，便負氣說道：「某亦知賢甥有許大本領，只可惜屈在這裡來。今兒但求賞臉，看甥舅的面上就是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橫豎把個庫書讓人，不如讓過外甥也好。」傅成道：「也好，賢甥既有這個念頭，倒是易事，只總求照數交回十二萬兩銀子才好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愚甥這裡哪能籌得許多，只不過六萬金上下可以辦得來。依舅父說，放著甥舅的情分，順些兒罷。」

傅成聽罷，見他如此，料然說多也不得，只得說了一回好話，才添至七萬金。說妥，傅成便問他兌付銀子，周庸祐道：「時限太速，籌措卻是不易，現在僅有銀子四萬兩上下，舅父若要用時，只管拿去，就從今日換名立券。餘外三萬兩，准兩天內匯到香港去便是。愚甥不是有意留難的，只銀兩比不得石子，好容易籌得，統求原諒原諒，愚甥就感激的了。」當下傅成低頭一想，見他這樣手段，後來的三萬兩，還恐靠他不住。只是目前正自緊急，若待不允，又不知從哪裡籌得款項回去，實在沒法可施，勉強又說些好話。奈周庸祐說稱目前難以措辦。沒奈何傅成只得應允，並囑道：「彼此甥舅，哪有方便不得。只目下不比前時，手上緊得很，此外三萬兩，休再緩了時日才好。」周庸祐聽罷，自然允諾，便把四萬兩銀子，給了匯票，就將庫書的名字，改作周耀熊，立過一張合同。各事都已停妥，傅成便回香港去。正是：

資財一入奸雄手，姻婭都藏鬼域心。